

譬如朝露

子薇

于人间行走了近五十年，得到过太多的温暖和无所求的帮助，历经了红尘滚滚，也体味过世态冷暖人情炎凉，却无损我热爱尘世热爱生活之心。可以毫不谦虚地说，我是一个内心善良的人。在小区里抑或在外面行走时，时常看到一些萌娃，见到我，他们会以纯净无邪的眼神打量我，然后咧嘴一笑，或者一直笑。那些绽放在纯净面庞上的笑容，美好到让我的心海荡起层层涟漪，经久不息。都说三十岁前的相貌靠父母，三十岁后的相貌靠自己，我虽然相貌平常，但是，内心的善良，成就了我面容的慈祥。

我喜欢每一个喜欢我的人，我爱每一个爱我的人。一直坚信善良的力量和意义。在与一些人事的交集中，明知道自己吃了亏，明知道自己被人欺负了，哪怕那些亏、那些遭受到的欺负，让内心鲜血淋漓，伤痛到几近崩溃，但是，我认。世上从来就没有永远的赢家，那些莫名其妙让你白白吃亏的人，那些昧着良心公然欺负你的人，一定会有另外的人，去收拾他。

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这是我看过的某期节目的名字，里面说到了沈从文等一些大家。红尘滚滚，江山代有人才出，但是，能够配得上这八个字的，其实寥寥。这样的人物，我先是低首，继之仰望。我们绝大多数人，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，你来则来之，去则去之，无关大局，无伤大雅。

是谁说过，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。如此，足够。就像朝露，虽然那么的短暂，却是那么的美好。

“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……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”从微小的朝露起笔，落笔处，曹操表达了自己对于人才的求贤若渴之心。每每读至此，都会心生莫名的感动。他以诗经的风格，以婉转的笔触，一笔荡开，便是万水千山，便是茫茫天宇。到底是笔力不凡，到底是智慧不凡，到底是气度不凡，方可成就这般的大开大合，深藏惊艳，却了然无痕。

粗糙的生活，无望的前程，突至的坎坷，看不到光明的未来，会将人打击得晕头转向、悲痛欲绝，我们生无可恋，恨不得一下子死掉。这样的经历，太多的人有过。但是，生活其实又是这样的美好，有那么多足以仰止的高山，有那么广袤无垠足以远眺欣赏的大海，有日复一日即时到来的灿烂星辰，有四时不绝的花草香芬，有草叶上精灵一

般剔透美好的露珠。“树在，山在，大地在，岁月在，我在，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？”张晓风之所言，我深深地认同。

无风时，草叶在歌唱；风起时，草叶在舞蹈。清晨出门，走过棵棵绿树，走过丛丛草地，看见滚动在草叶上一粒一粒的晶莹露珠，点点微光滑行于我们的眼角眉梢，那份清新明丽的感动，从心底一点一点地漫上来——世界如此美好，人生如此美好，活着如此美好。看着草叶，看着晨曦辉映的盈盈露珠，我的眼前浮现的是，初生的婴儿，憨拙的小女儿，或者，娇滴滴的小情人。这些露珠的生命很是短暂，短暂到不过几个时辰，但是，它们是那样的精神饱满，那样的欣欣向荣。



暮归 张成林 摄

秋日里，桂花的香芬无处不在。广玉兰的花，开得霸气，果子亦是顺应了这般风格，个头总有我的拳头般大，模样恰似一串串紧密团结的葡萄。栾树的果子，明艳艳的红，一只一只如同小灯笼似的，它们的花却是开得婉约细碎，瑰丽的金黄色。在秋风的吹拂下，细碎的花瓣细雨一般落下来，落在小区里的步道上，落在绿茵如织的草坪上，落在行走于公园里的我们的脸上身上。一轮橙红色的斜阳照过来，我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，再低眉颌首时，眼前魔幻般地跳荡着无数轮橙红色的斜阳。

一条窄长的湖边，一座简易的木质小桥上，两只鹭鸟踮着伶仃的小脚站在上面，旁若无人地卿卿我我。晚霞绚烂铺陈的傍晚天空的景象，可以从湖水里得到印证——潜藏的石头，丰茂的水草，炫目的波涛。

月头月尾，月亮总捂着半边脸。鸟儿和蝙蝠大约像我一样的好奇，一群又一群地朝着月亮的方向飞奔过去，试图探看月宫里是否果真居住着美丽

的嫦娥以及夜复一夜勤勉捣药的玉兔。事实是，犹如我们走路，目的地看上去并不远，却是走了一程又一程，难以抵达。那些鸟儿和蝙蝠们大约也是存了这般疑惑，过一会，放弃了徒劳的奔波，前赴后继地朝着相反的方向飞去。我倒是替它们松了口气。

健康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把“死”挂在嘴边，只有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人，才知道这个字有多么的沉重。在痛楚和苦难面前，感同身受，基本上是个伪命题。说起别人的痛，不过云淡风轻的一句话；触及自己的痛，皆是鲜血淋漓无法弥合的一道道疤。关于生活，关于情感，关于爱，关于伤，关于痛，能够轻易说出口的，一定是轻的浅的不够分量的。

秋深棉花白

官凤华

喜欢一句诗：“秋风慈悲春光瘦，今生寂寞彼岸凉。”秋风佛家慈悲，大地绿肥红瘦，乡愁空旷无边。

秋意恹然，如婉孌的琴女，眉目清朗。草木卸妆，沉静内敛。秋菊临风，幽香弥漫。长风浩荡，清凉怡人。鸟雀俊朗，妙曼腾挪。

棉花如窈窕村姑，展露曼妙的身姿，发出洁白的笑声，透着一股野性的风情。棉花白得纯粹，像陌上的芦花，像翩跹的雪花。棉苗嫩红的小茎、掌状的叶子，风中不停地招摇，飒飒声中如吟一首抒情诗。棉花开花，水红米黄，色彩绚丽，如列维坦的风景画。

棉花地里一片雪白，如芦花，似飞絮。深秋的棉花叶子褐黄、枯焦，先前青碧的籽子变成赭黄、黝黑。远远望去，一片片棉田，就像飘浮于海上的冰山，又似游弋的白云，栖息于平原上。

杲杲秋阳下，村妇纤细的腰眼里扎着布袋，动作娴熟地采摘着咧开嘴咯咯笑的棉花。袋里渐渐鼓起起来，如同腆着大肚子的孕妇。瘦硬的棉花秸秆不时戳着她的肌肤，又痛又痒，有时划伤皱纹纵横的面颊，留下一道血痕，疼得烘烘的。

但管不了这些，得赶快拾棉花，说不定明天飘下一场秋雨，那就得等好几天才能拾，棉花早已变成灰白的了，或霉变了，那可懊恼不迭哟。这时候，大家一齐上阵，抢拾棉花。夕阳西下时，大家收取深秋里大地上的最后一抹温暖。

采摘棉花是天地间最美的舞蹈，与村姑们采桑、采菱、采茶一样，弥漫着古典诗意。朵朵棉花神态安详，是颁给自己辛勤一生的勋章，又像是镌刻的墓志铭，昭告自己恢宏的一生。棉田里不时传来俊俏姑娘甜腻动听的民歌小曲儿。这时候的棉田最浪漫、最具乡野风情。

棉花拾回来后，摊在箔子上、竹匾里、席子上曝晒。农家院子里、草垛上、倒扣的木船上都晒着洁白的棉花，像冬天下了一场大雪。

母亲把积攒的棉花拿到棉胎店加工。弹棉花的汉子，戴着鸭舌帽，围着口罩，手持鬃黄大弓，用棒槌不断敲击，“嘭嘭——笃笃”，棉絮起身、跳舞、腾飞。再拉线、压平，棉花胎便弹好了，整个过程一气呵成，赏心悦目。母亲抱着棉胎走在狗尾草摇曳的小路上，夕阳濡染，周身镶了一道金边，静穆如西斯庭圣母。

冷凝冬夜，母亲握着硬邦邦的棉鞋底，就着煤油灯，拉着长长的棉线。随着“咻溜咻溜”的声响，鞋底便多了一个个针脚儿。我们睡在母亲缝制的棉被里，感到那吱吱声极富韵律，仿佛一首沧桑的牛歌，伴着晃悠悠的摇篮让你沉沉入睡。

那年我结婚时，新娘船上大红大绿的新被子少说也有十条八条。有菊花面子的，有牡丹面子的，有荷花面的，各式各样的都有。棉被红红绿绿地堆放着，极霸气地照耀着人的眼。岸上聚了好多姑娘媳妇观望，啧啧称赞。那是母亲攒了多少棉花才凑足的啊！

常记白石老人的画作，浓墨画棉花的枝叶，留白处是一朵朵绽放的棉花。棉桃黑白分明，饱满丰盈，如银似雪，溢满尘世的温暖。画上题诗：花开天下暖，花落天下寒。花开秋野，冲淡寂寥，大地如披上洁白婚纱，神圣庄严，现世安稳。

秋风浩荡，徜徉于田埂阡陌之间，举首凝望空旷的棉田，心中溢满温馨和感动。这片透彻的白，这份诗意的白，把萧瑟的秋天缀饰得分外圣洁分外纯净。

这诗性而温暖的棉花带着母亲的体温和气质，雪花一样飘向纯洁的心灵，我们很容易抵达内心的清明与平和。